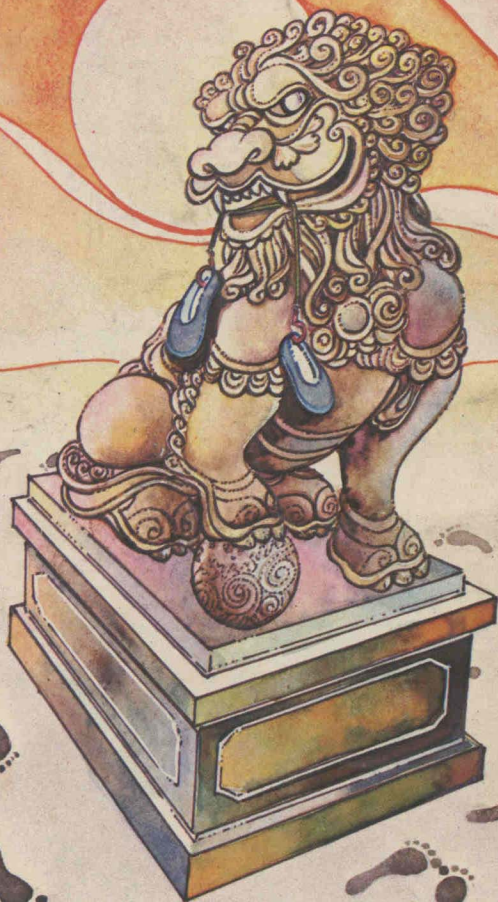


唐人街奇趣錄

馬炳林亮



星島出版社印行

唐人街奇趣錄

馬森亮著

唐人街高趣錄

作者：馬森亮

封面設計：伍尙鈞

出版者：星島出版社

台北市青島東路7-1號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壹捌肆壹號)

承印者：良友柯式承印部 北角渣華道159號地下

初版：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訂價：港幣八元

版權所有 • 請勿轉載或翻印

7/5-

目錄

第一回	生番食茨菇是新勞改場	1	第十四回	可憐父母心	19
第二回	人約黃昏後	2	第十五回	華青面面觀	20
第三回	風吹鷄蛋殼	4	第十六回	黃亞秀殺鬼	24
第四回	搶劫花樣多	5	第十七回	械鬥緣何起	26
第五回	銀樣蠟槍頭	8	第十八回	血染淘金坑	27
第六回	治安座談會	9	第十九回	省港大門殺	28
第七回	爲青年呼冤	10	第二十回	會館又開炮	31
第八回	誰甘願墮落	12	第二十一回	買兇殺駱東	33
第九回	教育一團糟	13	第二十二回	南海馮正初	34
第十回	染於黃則黃	15	第二十三回	唐人埠之虎	35
第十一回	文盲學生多	16	第二十四回	抵制三邑人	37
第十二回	校長是文盲	17	第二十五回	殺害四邑佬	38
第十三回	收螟蛉政策	18	第二十六回	梁進士調停	39
			第二十七回	和談告破裂	40

第廿八回	公堂揮老淚	41	第四十二回	牧師傳真道	61
第廿九回	血濺理髮店	42	第四十三回	三步一跪拜	62
第卅回	伍廷芳平亂	43	第四十四回	洋和尚唸經	63
第卅一回	擒賊先擒王	44	第四十五回	猶憶李漢魂	64
第卅二回	斧頭仔橫行	45	第四十六回	黃仁俊仗義	65
第卅三回	莫忘掘井人	46	第四十七回	台山捉三蛇	66
第卅四回	巧取代豪奪	47	第四十八回	此皮從何來	67
第卅五回	大發國難財	49	第四十九回	臨別之秋波	68
第卅六回	遊街示衆者	50	第五十回	一拍兩散計	70
第卅七回	五棍亂華埠	51	第五十一回	不流動之賊	71
第卅八回	佛堂刮粗龍	52	第五十二回	偉大的貢獻	72
第卅九回	公園發花癲	57	第五十三回	割祖先拜鷄	73
第四十回	相士捲包袱	58	第五十四回	東亞共榮圈	74
第四十一回	魔鬼入地獄	59	第五十五回	撈而優則紳	75

第五十六回	世界大家撈	76	第七十回	無主孤魂墓	92
第五十七回	賭王人生觀	77	第七十一回	妓女滄桑史	93
第五十八回	本是同根生	79	第七十二回	亂世一佳人	94
第五十九回	豬嘜變豬型	80	第七十三回	大家想來鳳	95
第六十回	三公馬超俊	81	第七十四回	父子變老標	96
第六十一回	萬惡賭爲首	82	第七十五回	老襯集中營	97
第六十二回	娼妓開山祖	83	第七十六回	過埠吃西餐	99
第六十三回	紅太陽亞彩	84	第七十七回	季候性白鴿	100
第六十四回	最吃香行業	85	第七十八回	排華之遠因	101
第六十五回	黑社會包娼	86	第七十九回	加省大排華	102
第六十六回	血淚賣身契	87	第八十回	街上少行人	103
第六十七回	花廳與妓寨	89	第八十一回	圍攻唐人埠	104
第六十八回	爭女打官司	90	第八十二回	全市大暴動	106
第六十九回	拖爛妓女院	91	第八十三回	「華人滾出去」	108

第一回：生番食茨菇是新勞改場

美國，在中國人眼裏是天堂，正如視香港爲樂園一樣，並不因它容易謀生，而是有起碼免受生存威脅的自由。

卅年來的世事，反覆太大了，很多應該存在的東西無法存在，不應該有的東西反而立異標新，其中盡是些恩恩怨怨，嚷嚷鬧鬧，毀譽無憑，是非顛倒，惟獨對美國之觀感，不管崇過媚過親過，甚且輕視過蔑視過鄙視過，到頭來還直接間接要和美金打交道，千方百計想到美國定居。

以三藩市來說，外國人率直呼之爲「生番食茨菇」(SAN FRANCISCO)，偏中國人稱之爲「舊金山」，連代表國家的機構也名之爲「駐舊金山領事館」，從新會移種過來的甜橙叫「金山橙」，對美國華僑統稱「金山伯」，僑眷亦叫作「金山婆」。

「金山」此一名詞，雖不知因何而起，起於何時，却可以肯定是中國人發明的。而所謂「金山」，顧名思義是有金可掘之鑛山也。可見國人對美國的仰慕之誠，崇媚之切，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幸而能至，眉精眼企。

未到美國之人，都存有美麗幻想，以爲搖身變了「花旗客」之後，即已脫胎換骨，超凡入聖，飛上枝頭，可以驕示舊巢啣泥燕，龍門一躍，從此魚蝦龜竈變蛟龍，進出於金山銀山，即使不會發達顯赫，起碼能說幾句「聽死鬼佬，嚇死唐人」的番話，即可表現出身份之特殊。

到了美國又怎樣呢？如是飽經世亂的，求一安定環境了此殘生，那美國還算比較安定之地。若抱偉大理想，欲有所振作的話，就會感到此地原是一個「新勞改場」，既非唐人興風作浪環境，亦沒有混水摸魚機會。假如屬有心人，冷靜地聽或看看唐人埠世情，過去或現在的，就會發現遠托異國的人生生活之可悲。

我到美國十一年了，一直在三藩市唐人埠打滾，平日之所聞所見所親身體驗的，太多而感慨良多。拉雜介紹，想亦樂聞。正所謂「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亦不外如「阿房宮賦」所說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之意。

第二回：人約黃昏後

聽前人說過，「美國月亮比中國的圓」，來到美國後，才發現美國也有蛾眉月。但對於「黃昏」，就不敢斷言美國的黃昏比中國更好。因一入貴境之後，捱的是日入而作、日出而息的夜工，晚五朝一，披星戴月，人家上牀，我開始做工，人家返學，我尚在夢中，不獨對黃昏陌生，即朝晨亦不知其景色如何之矇朧，太陽出於西或出於東。

我從故鄉來，常憶故鄉事，記得中國農村

之黃昏，那是太陽西落，黑夜將臨，一片薄烟輕雲，落霞孤霧齊飛景象。此時正牛羊歸欄，鷄鴨回籠，生活有規律的人，都紛紛準備上床睡覺。却也有人利用此十目難視，十手難指的模糊環境，去幹若明若暗勾當，約會於黃昏之夜。

人而相約於黃昏，已夠神秘了，況又在黃昏之後？若遇到「月上柳梢頭」，那更詩意十足，花有清香月有陰，對此誰個不銷魂？故一般青年男女，都不願辜負此無限好之時光。

在城市裏，就沒有此種情調了，電燈已代替了太陽星星，誰還稀罕此柳梢之月？

最近，由於工作變易，不再做風雪夜歸人，敝眷也無須再唱「郎歸晚」，可以有機會欣賞三藩市之黃昏景色，可以趁機會去百老匯風化區看脫衣之舞，自然更可以超然高舉，實行「國家事，管他娘，得閒約人搓麻將」。於是約齊「四人幫」於黃昏之後，月出之前，在靜室裏搓其八圈焉。

華僑在美國，最合適的就是忙裏偷閒，最普遍之娛樂，亦莫過於搓麻將。美國素有汽車王國之稱，平均每個家庭有兩部汽車，中國人亦素以賭博爲傳統精神，平均每個華僑家庭有一副麻將。

是役雀戰結果，可云：「黯兮慘悴，風悲日曛」，慘過曹操的赤壁之戰。先贏兩底幾，卒至還要輸，何曾有章法？全憑講手氣。實天亡我也，非戰之罪。細檢華而不實之錢包，竟如仙女散花，百元祇贖一十有五。

人逢失運頭嗒嗒，事碰釘子心茫茫，雖不至如喪家之狗，却似漏網之魚，倖倖然安步當車，喪師回朝。

時正午夜，萬籟俱靜，祇有街邊電燈和天上的蛾眉月，對着我寒光照「血」衣，或偶爾有輛汽車疾駛而過。

轉彎抹角，行到假日旅館附近，忽然暗巷裏竄出兩條黑影，迎面而來，猛想起「來者不善，善者不來」這句話，心裏一窒，全身毛孔

立即總動員。但說時遲，那時快，黑影已把我擋住，其一細聲喝令：「錢拿出來！」說的是廣州口音。

既然同聲，例會同氣，我還打趣的回答：「我也不是爲了錢，才去摸黑捱夜！」

他不想和我閒聊，臉色一沉，動手就在我身上探囊取物，我順手撥開，說：「無需動手動腳，要錢儘管出聲。」斜眼看另一位同胞，他正手插褲袋，作有槍階級狀。乃繼續說：「錢之嘛，閒事啫。但你不可以動手，若一動手，警察看見會說你是搶，我自動奉獻，可以說朋友餽贈，是不是？」

此孺子真可教，把手縮回，場面立即化爲和平談判了。我順手在口袋裏掏出一張美鈔來，他一看，是一元的，搖頭嫌少，再掏一張，十元的，他一搶就走，不說聲多謝，還回頭奉送一句：「亞伯你好乖！」我也回敬一句「你哋更乖」。

正是「風吹雞蛋壳，財去人安樂」，我反

而輕鬆起來。乃沿華盛頓街轉上都板街，此時酒吧仍未關門，行人疏疏落落。

行到滙豐銀行門前，忽後面傳來很重而難省的脚步聲，如啣枚疾走之戰馬，來不及回頭張望，面前已站着了三名約十七八歲的青年同胞，品字形向着我包圍，一位說：「亞伯，我們要吃飯。」

心知是甚麼回事了，我即答：「你們的同夥剛剛在乾尼街拿過了，還不夠？」他不說什麼，想動手，我眼明手更快，自動傾囊拿出僅餘的那四張一元鈔，向他攤牌說：「你拿吧，全副身家在此！」

他正躊躇，後面忽傳來汽車聲，他一慌，很快接過去，移步離開，另一位頗知禮貌，向我連聲多謝，我伸手和他握，笑對他說：「很榮幸碰到你啦！」

第三回：風吹鷄蛋壳

三分鐘內兩次被劫消息，很快就街知巷聞，有人暗裏稱快，有人戮我閉翳，還有人當面幽我一默：「又輸了鋪滿貫啦！」

對，又輸啦！人生本來就是賭博嘛，賭具又不限於番攤牌九。

我倒無所謂遇劫不遇劫，破財不破財，俗語有云「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霎時之週身銀紙」，又何在乎出出入入，為銀紙嘔氣？

有幾位本地青年為此事過訪，告訴該幫人馬是來自外埠的，問我要不要回水，頗有抱打不平的英雄氣慨。

我勸他們不必理會，免節外生枝，餵飽一隻老鼠，總比長期供奉天神好。大家都是中國人嘛，恩怨何必窮追究！

我很喜歡和年青人談話的，一來他們坦率天真，二來頗聽我話。所以話匣一打開，便似好鳥枝頭，落花水面，滔滔沒個了。

一位年僅十六歲的，忽然問我，會不會燒炮（即開槍）。且說：「如果不會，我帶你去

墳場那邊練。」

我笑笑，反要他答覆我的問話：「做生意的目的，是甚麼？」

「賺錢囉！」他毫不思索地答。

「那麼做官呢？」

「還不是想賺更多的錢！」

「當兵的呢？」

「殺人！」

「對啦！」我頗認真的說：「我的出身就是當兵，從及齡的炮灰年華，就開始參加抗戰，在軍營裏學過幾年的殺人本領，亦教過人怎么去殺人，說起來，我才算得上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傢伙，你說我會不會燒炮？」

「呀！你當過兵？」他瞪大驚奇的眼。

「那你當時，爲什麼不對他們反擊？」

經此一問，我清楚了，亦有點迷糊。他們畢竟年青，沉不住方剛血氣，動輒就磨拳擦掌，和我們那一代思想距離太遠了。我們學殺人是對付敵人，他們要對付的，却是自己的同胞。

第四回：搶劫花樣多

攔路搶劫的歪風一開，唐人埠治安立即亮起紅燈，人心惶惶，不可終日。一入夜晚，街上靜幽幽，用得着李清照的話：「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獨行人十有九遭殃，每天都有此新聞，其中笑話亦多羅籬。

一位華僑亞姆，傍晚，在市作頓街經過，被兩個青年搜劫，祇得三元，還遭罵一頓：「八婆！有錢行乜嘢街。你去送殯咩，連買水錢都唔夠。」另一老華僑，在華盛頓街亦同樣遭劫，搜去五元，復捱一巴掌，罵聲「死老坑」。

有位姓陳朋友，戰時畢業於廣州一間著名的大學，亦做過官，來到美國要捱夜工。他亦遭過兩次截劫，一次在跑華街，破財五元，第二次在企李街附近，他說此次是自己糶來衰。

也是凌晨一點，照例街無行人，老陳放工，手挽飯盒回家，行經企李街夾跑華街角，見

兩青年蹲在汽車旁似修理汽車，他一時好奇，乃走前察看。

一青年抬頭一望，再左右張看一遍，停手便問：「亞伯，有冇水？」

老陳還以為汽車要加水，便答：「三更半夜那裏找水？不如拿桶去街邊水喉裝好過。」

另一青年站起來，惡聲細喝：「你還想許槽呀。水不就是錢囉，快拿出來！」

「噢！」他愕然了，才明白這就是「有水放水，冇水制水」勾當。還想說什麼沒有機會了。他們動手就搜，翻遍口袋飯盒，也祇得五張一元鈔和幾個錢八。

另一位也是「風雪夜歸人」，姓張。午夜放工，行經百老匯街夾市作頓街，見一輛汽車駛過來，忽又退回把他攔截，車上跳出兩名戴黑眼鏡青年，用槍指住，脅持上車。女司機揸車在街上兜圈子，兩漢子便對老張作全身檢查，除衫脫褲，臭襪鞋趂都搜遍，一百就一百，有多有少。一直就把老張載到隔離十幾個街口

的漁人碼頭附近丟下，着他自己回家，幸他身邊還搜剩兩枚角幣，打電話回家，叫兒子開車來接。經過此場虛驚，老張再也不敢行夜街了，搭人家車放工。

東華醫院是個鬧中帶靜的地區，一到晚上，路上甚少人行，尤其在搶劫頻頻的時候，連警察都視為畏途。

老黃做的摸黑捱夜工，每晚非經此地不可，他就住在附近。

一晚，老黃放工了，行經此地，忽暗巷裏跳出一個人，用刀指向，喝令面壁舉手，在身上搜去三元。還問：「得咁少咋。」「大佬！打工仔怎會錢多？」老黃顫聲回答。

「好吧！」此青年把錢塞入袋說。「大小統吃，聽日帶多些，知道嗎！」

老黃是「發達」材料，一切都遵照太太的指示去做，他太太為他安排每晚祇帶三元返工，如無特別事故，總會「完璧歸趙」的。

經過此番被劫，老黃倒滿不在乎，他知道

人家要的是錢不是要命，自己有幾多？傾囊奉獻，也傷不到脾胃。

第二晚重演一次，又是照收如儀。第三晚又如此，却稍加優待，不見刀子或面壁舉手。

至第四晚，老黃早準備好，待青年跳出來時就把銀紙奉上，並開口向他攤牌，說：「大佬！我哋來個君子協定罷，從今晚起，我每次送給你三元飲茶。此時此地，風雨不改。大家做個朋友，祇求你不要從黑巷跳出來嚇我，人嚇人會嚇死人的，打工老豆，手停口亦停呢！」青年似被此話打動了，細聲話：「好罷，你人幾老實。此後不再麻煩你了，我們遲幾日會過埠去。」

另四個中年華婦，晚上打完牌結伴回家，時已十一點多。一個行得慢，前三人在前面猛講麻雀章，行到跑華街，被三名年僅十四五歲少年攔住，要搜手袋。婦人不比男人咁聽話，便吵了起來，後面那位婦人跟上了，擦眼細認，忽然大聲用台山話罵起來：「拆你個鬼打，

幾日學又唔返，家又唔返，原來到處打劫！」一少年聞言，拔腳就跑，餘二人知勢不妙，跟着也逃得無影無踪。原來那婦人是先跑的少年之媽媽。

雖然搶劫事件如是之多，華埠治安如是之壞，餐館生意如是之蕭條，街上行人如是之提心吊胆，但日子一久，也就習慣了。大家都明白此班馬路英雄，目的是要錢不要命，雖有虛驚，並無大碍，因此繼續發揮「自掃門前雪」精神，不理會別人是洞房花燭，抑洞房火燭。

語云：「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在警察無法，僑社不理，報紙不敢報導，衆口不敢明言，任搶唔撈，任宰唔哼之下，自然亦有執言仗義之人，用釜底抽薪或以毒攻毒方法，他衛或自衛。

一位仁兄，傍晚在平園大廈前面的電話亭打電話，忽見三名少年，作品字形的包圍，伺候門外。他心知有異，却裝若無事，電話講完，悠然開門而出。三少年想進一步，他却大喝

一聲：「咪郁，郁親有錯！」隨即在褲頭拔出手槍，把三人指住。「看你有幾條命來搏！」

三人一見槍，嚇得亡魂喪胆，拔腳就逃。他沒有追，把槍收回，搖頭嘆息一聲：「怎解大好少年，會做咁嘅事！」

真的，「怎解大好少年，會做咁嘅事。」此話，誰都是這樣說，誰都會說過之後，搖頭下頭的。

一位姓溫的清潔工人，深夜放工，搭巴士回家，到列治文區下車，兩黑人青年亦同時跟落。他已心懷戒懼，因環境太靜了。果然，兩黑人把他截住了，要搜身。他反抗，一黑人拔出刀子向他臉上一插，避開，再攔腰斬過來，老溫即仆落地，把雙腳勾住黑人右腳，用力一來，該黑人忽嘭聲仆倒，爬起身就跑，連助手都逃得無影無踪了。

老溫事後對人說，如果他們繼續纏下去，定被斬死無疑。問他是否吃過夜粥，識兩度功夫？他答：「我根本沒有學過功夫，祇不過當

時手忙腳亂，無意中把他勾倒。他便以為我曉功夫，所以一爬起身，就挾尾而遁。」

這是一場烏龍戰，勝來莫明其妙。黑人很喜歡學中國功夫，又從電影上知道中國功夫之厲害，碰上這雙手忙腳亂之「較剪腳」，便以為是系出名派之絕招，故走來唔抖。

第五回：銀樣蠟槍頭

我雖不懂技擊，小時亦在鄉下學蹲過「疍屎馬」。對中國功夫，還可以看出硬橋真招和花拳繡腿之別。

對老溫這位「烏龍英雄」的糊塗招式，他是在無意中得到了制敵秘訣。為什麼呢？道理很簡單，說出大家都明白。美國之白人和黑人，身體比較高大，屬四肢發達型，其勁力在上，下部空虛，若和他拳來腳往，吃虧甚大，祇有攻擊下部，尤其是腳，就會四兩撥千斤。

記得有一次，我們一羣「風雪夜歸人」深

夜放工，見假日旅館門前，有一對青年人在相打。一黑一白，黑肥白瘦；拳來拳往，用的是西洋技擊，白人的「牛角鎚」凌厲非常，黑人祇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一攻一避，一往一來，相持起碼二十分鐘，還不見勝負。

大概該白人求勝心切，又想在旁觀的一班中國人面前，賣弄下才華，忽然改變招式，起其中國功夫之「李三腳」，左一踢，右一掃，腳腳攻頭，真個把黑人弄到手忙腳亂。

看白人之腳法，如果上電視，的確夠瞧夠威，但在中國人眼裏，全屬花拳繡腿，前腳踢得高，後腳伸直，顯係銀樣蠟槍頭，中看不中用的。

白人的飛腳猛攻，黑人則左閃右避，步步退縮，已逼近牆了，再也無路可退，便順手一擋，忽嘩的一聲，白人四腳朝天成個仆倒地上。黑人見勢，立即撲上前，如擒羊餓虎，攔住猛打。

還有一次，也是這羣人，也是同樣時間。

華盛頓街花園角附近，有一白漢與黃漢對打，仔細辨認，此黃漢原是菲律賓人，因此大家作壁上觀。

白人打黃人，身型已佔盡優勢；他拳拳到肉打到黃漢東歪西斜，又無法脫身。

一位素有正義感的李君，看不過眼，漫步走上前，一個勾鐮腳在白漢小腿一勾，白漢成個仆地，菲漢趁勢飛步溜跑。白漢爬起身，見唐人人多，祇敢翻吓綠眼，粒聲唔出，便倅然溜開。

第六回：「治安座談會」

搶劫愈兇，人愈畏懼，閒言亦愈多。華人如此，外人亦如此。正是「此時是非那管得，人人誰不說華青」，要聽的是華青，要說的是華青，要看的是華青。「華青」一詞，差不多已代表唐人埠。

中國人，不管在那個社會總見有三種人出

現：聰明人，傻子與奴才。對一件事情的發生，聰明人會評這評那，議論紛紛；奴才則擺出一副可憐相，去博取同情，求施捨；傻子認為可行時，就不顧一切的去做。

三藩市唐人埠，是聰明人最多的地方，在此情勢緊張，局勢混亂的時候，自然是聰明人賣弄才華的機會。

這一晚，全埠的聰明人，開了一個座談會。正是羣賢畢至，少長咸集，其主題是「如何防止青年犯罪」。發言者對暴行之譴責，對治安之條陳，激烈程度，不亞於中共的鬥爭會上之控訴，什麼西方哲學，東方觀點，發揮得淋漓盡緻。有主張用霹靂手段，以毒攻毒；有主張軟硬兼施，釜底抽薪；亦有主張投訴警局，借刀殺人。

對此種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即使行了而未必行得通的方案，我素不稍存起碼希望。却想起一個「老鼠制貓」的故事。

一家老鼠為患，主人特買來一隻精悍善搏

之貓，老鼠的活動大受威脅。鼠王乃召開一個羣衆大會，商討如何防止貓的侵襲。發言十分激烈，條陳方案亦很多。一隻已公認為心水清的「聰明鼠」，爬上台前發言：「本鼠認為雙方硬拼，總會不死帶傷，殊非和平之道。有一好方法，既可避免流血，又最安全不過的，莫若在敵貓的脖子上，掛一個响鈴，敵貓一動就响警報，大家就可知所迴避，竄入防空洞。」此計劃一說出，羣鼠跳躍擺尾，抓耳捋鬚，都認為有鼠史以來，最偉大的發明。

歡呼過後，鼠王開御嘴問：「既然有此種良策，立即要付諸實現，你們誰負責去把响鈴掛在貓頸上？」

聖令一下，羣鼠嘴嘴相覷，一隻隻垂頭喪氣的，借故溜走。

第七回：為青年呼冤

老華僑過慣太平日子，唐人埠也未見過如

是之風聲鶴唳。以中國人的飽經禍患經驗來說，老華僑能托庇於異邦，未受過顛沛流離之苦，確可算亂世之桃源洞裏人，對此恐怖現狀，以為是不得了的災難，嘴裏縱不敢公開批評，却敢怒而暗地埋怨。他們說此種搶劫勒索風氣，是來自香港，是香港移民的青年幹的壞事，且還怪到總統甘迺迪當年放寬了移民條例。

批評有過激或偏差，在所難免。追查禍始，而不究罪魁的怨言，自然也有對的，有不對的。

唐人埠不是沒有過恐怖的日子；在理髮店，當衆開槍殺人，用麻包笠頭打死而丟落海，堂口因爭賭博地盤，而致當街堆沙包，互以機關槍掃射的事，亦曾有過。不過那是限於有關係的人，而且明刀明槍，絕不會沙塵滾滾，殺錯良民。不似今日這樣利害不分，理義不明，友敵不問，大小統吃。

無可否認，唐人埠青年之成幫立派，互相仇殺，明搶暗結，此歪風，確係移民新例後才

有。幹此勾當的，又確係來自香港的青年居多。但這祇能說是開風氣之先，不能說是爲禍之始。禍始因素很複雜，冰凍三尺，已非一日之寒，美國社會風氣之敗壞，教育制度之鬆弛，治安措施之反覆，人倫道德之墮落，在在都可使年青人縱情任性，有恃無恐去胡作胡爲。

橘生淮南則爲橘，生於淮北則爲枳，這是地質氣候使之然，也正如中國之大頭鯨魚，移種美國，而變成尖嘴之鯪魚一樣。華僑子弟在香港不會作奸犯科，來到美國就搶劫槍鬥，兇悍蠻橫，這還不是與社會風氣有關！

如果認真追究責任，相信埠上有些老華僑是不能辭其咎的。不是他們有所企圖，引誘青年，包庇青年，利用青年，唐人埠之罪犯，不會如是之猖狂；罪案也不會如此之步步高陞。

「君王有罪無人問，枯樹無辜遭鎖禁」。崇禎吊頸那棵樹被鎖都有人鳴冤，爲何對陷害香港青年之人，誰也不敢哼一聲？